

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李露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要】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具体内涵,认为产业链供应链作为产业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支撑,是目前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和核心。并从现有国际、国内背景出发,分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卡点、断点以及堵点三方面挑战。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要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统筹规划,坚持做到四个方面的有效结合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卡点;堵点

一、引言

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严峻挑战。202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还特别强调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逆全球化浪潮以及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急剧增加越发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在我国产业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中的关键作用,产业链供应链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威胁。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及其脆弱性已经被世界经济论坛列为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的新型风险问题之一。

目前我国关于国家审计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应成果较少。探讨国家审计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相关问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既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更是我国建设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内涵

在科学界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内涵之前明确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概念和内容边界是不可或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实际上一个是经济学概念,一个是管理学概念。产业链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关于分工方面的阐述,在我国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供应链的研究同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在研究的早期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1]。但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定义则尚处于探索阶段,缺少一个普遍认可的概念。具体来说,国内研究主要是从一下几个角度对产业链供应链内涵进行研究:

首先是分别把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三个概

念结合起来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探讨。在早期研究阶段,价值链、供应链以及产业链这三个概念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揭示了组织的生产和运营模式。产业链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随后,供应链和价值链等相关概念逐步崭露头角。随着产业实践的拓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产业链、供应链以及价值链的研究逐渐出现相互融合的演进趋势。但对于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存在分歧。一类观点认为价值链在三个概念间起关键作用,决定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是价值链不同角度的外延^[2]。产业链代表了产业的组织结构、生产活动和价值的体现,它覆盖了产品从制造到最终消费的整个阶段;供应链代表了产业链物流的持续发展,而价值链则是产业链与供应链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现^[3]。产业链供应链不仅综合体现了价值的实现、流程的协调和时空的布局,还构建了一个基于产业供需网络的生态系统^[4]。更具体地说,研究认为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产业分工构建的价值网络体系,涵盖了从原材料的选择到最终产品的生成和消费等各个环节。还有一种看法是,产业链构成了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基石。供应链和价值链是推动产品、服务和价值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产业链中,产品或服务的结构和价值分布既遵循其固有规律,也存在其偶然性^[5]。随着信息、资源和能力的高度集中,通过实施高效的对接策略,可以显著提升产业链的价值增长潜力和市场竞争能力^[6]。

其次是从产业的角度出发,对产业链进行延伸和拓展就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供应链可以视为产业链的一种特殊形式^[7]。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别以产业、企业为节点,在链条形式上,产业链的形成也是供应链的形成^[8]。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网络系统进行分解,实际上是主体与结构两类要素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其中,主体要素指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节点”,不仅包含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还包含了国家或地区,涵盖了全流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

方而不仅仅指直接交易关系中的供需两方；结构要素则是产业链供应链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基于产业生产的纵向和横向关系，此外，它还涵盖了反映实际产业链供应链各参与方的空间特性的空间布局关系也就是产业集聚现象^[9]。

总的来说，无论从价值链、产业链抑或是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产业链供应链的典型形态是模组化纵向网络^[7]。因此，我们需要从“主体”和“结构”两个维度探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具体涵义。至于安全的具体含义，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在谋求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安全，应将发展与安全作为整体去理解。实际上，安全与发展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面，安全是为了保障更好的发展，发展是为了实现安全的目标。

基于此，我们应以“主体”和“结构”两个维度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具体参照系定位，换句话说，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其主体和结构方面：“主体”要素的安全性体现在拥有基础生产能力、关键战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核心技术在横向和纵向上的稳定性和优化能力；“结构”元素的安全性体现在链条在垂直、水平和各种空间关系中的优化和稳定，主要是产业链的扩展和补充、全球价值链的整合程度，以及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9]。

三、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化，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新一轮科技革命等政治因素及非政治因素的冲击，全球产业格局加速重构，产业链剧烈调整，供应链出现巨大变动，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以及区域化等趋势^[10]，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受到巨大冲击。

一是存在“卡点”，目前我国技术层面的断层问题十分明显^[11]。据《科技日报》2018的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存在35项“卡脖子”技术；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基础材料进行的调查研究，我国产业中仍有32%的关键材料是未被开发的，52%的关键材料需要从外国进口，大部分高端芯片依赖进口^[11]。我国“卡点”问题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存在相较于美欧日等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水平较低、科研技术起步晚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由于科研资金的不足和科技攻关计划执行中目标的分散，以及产学研之间的各自为战，这些都是主观上的原因^[12]。

二是“断点”，具体来讲就是因为各种外部原因出现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断点”问题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分工，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一方面我国通过积极引入外资、广泛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体制，这促进了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提升^[13]，为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另一方面外国企业具有先发优势，占据了关键产业、环节、技术的主导位置，利用技术和资本优势控制国内战略性商贸渠道遏制这些产业的发展^[14]，同时也在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一旦出现诸如贸易战、政治不稳定以及国家干预等外部冲击就有可能增加部分行业断点的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及政治因素叠加导致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我国内部的要素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战略双重因素造成我国部分产业链环节外迁，同样增加了断点的风险。综合内部外部因素，“断点”风险不可忽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外部回流”、“内部转移”的双重威胁。

三是存在堵点，主要体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各个低效环节上。我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完善、最全面的产业链供应链，但还存在许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的因素。首先是目前我国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并没有充分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等新一代信息科技革命技术带来的协同效应，应用中还存在沟通不畅、信息不统一等问题，没有实现同步化，大大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其次是国内尚未形成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行的合适营商环境，环境支持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在融资环境、市场体系以及人才供应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15]。除此之外，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剧增，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增加了产业链供应链堵点的风险。比如因为地区局势动荡，由于国际航线的大幅缩减，物流运输的资源变得不足，使得部分新兴产业面临海外原料、产品交付成本上升、人员交流受阻等问题^[10]，增加了物资交付风险和企业运营成本，严重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

四、切实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

首先，我们要确保政府的角色与市场的功能能够和谐融合。作为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微观实体，只有当企业实力强大时，产业链供应链才能保持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策性角色，促进资源的无障碍流通，高度重视世界级企业的创建，并致力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公司以及具备产业链管理能力的“链主”型企业，以促进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和活力。另外，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到产业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政府这一“有形之手”来发挥其作用。我们需要加大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吸取过去的成功经验和策略，将保障产业的安全性视为首要任务，并加速完善相关产业的政策，以支持相关企业的持续成长。将“隐形的手”与“可见的手”紧密结合，促进高效市场与有政府的更紧密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协同效应。

其次，我们需要确保传统行业的变革和提升与新兴行业的增长和扩展能够和谐地融合。伴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提升，对传统产业的革新、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新兴产业的布局已经变成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和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它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综合能力和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16]。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大部分新兴产业都是基于传统产业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而产生并逐渐壮大的。在推动传统产业的进步的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紧密相连的,而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引入先进技术来不断增强其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是相互补充的,升级转型和持续发展都需要紧密结合才能互为助力。

再次,我们要确保弥补短板与锻长板的有机融合。坚定地同时关注强化短板和锻造长板,强化短板有助于稳固产业根基,减少断点的可能性,并为锻长板提供稳固的后盾;通过锻长板,我们可以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为弥补短板提供有益的环境。我们必须持续努力,强化板块,弥补短板,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一方面,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等有优势的产业,从中提炼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从而扩展产业链。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需要在与安全发展相关的领域中迅速弥补短板,提高技术能力,并建立一个自主、可控、安全且可靠的生产和供应系统。充分发挥作为“链主”企业的作用,领导和推动能力有助于促进上游和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同时也为创新链产业链中的资金链和人才链提供了顺畅的通道,从而为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创造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最后,我们要确保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能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只有当我们完全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时,我们才能真正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强化底线思维,始终坚守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的原则,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断层问题,提高技术自给率,并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孤立地进行产业发展。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平衡国内和国外的大环境,同时考虑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以增强产业的竞争力。为了提升国内商业环境,我们致力于吸引国际上的专业人才、先进技术和资金等关键生产资源。同时,我们鼓励各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中,并借助“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平台,将其技术和标准输出给外部市场,以确保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达到高品质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并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五、结语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产业安全的重要支撑,其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和关键。本文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顶层设计出发,结合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的挑战,提出要统筹协调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有机结合、坚持补短板 and 锻长板有机结合、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有机结合。

做到四个方面的有效结合才能切实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和韧性,进而最终实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国家安全。

参考文献:

- [1] Mentzer, J.T., DeWitt, W., Keebler, J.S., Min, S., Nix, N.W., Smith, C.D. and Zachari, Z.G., 2001, "Defin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2(02):1-25.
- [2] 吴金明, 邵昶. 产业链形成机制研究——“4+4+4”模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04):36-43.
- [3] 黄群慧. 以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 169(06):38-42.
- [4] 宋华, 杨雨东.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探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 36(01):120-134.
- [5] 王静.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共融路径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 246(03):144-156.
- [6] 苗圩.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N]. *经济日报*, 2020-12-09(11).
- [7] 张其仔.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 395(02):80-97.
- [8] 成青青. 产业链供应链内涵、机理与测度研究——基于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及对南通的启示[J]. *上海经济*, 2022, 309(06):25-40.
- [9] 李天健, 赵学军. 新中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探索[J]. *管理世界*, 2022, 38(09):31-41.
- [10] 盛朝迅.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J]. *改革*, 2021, 324(02):1-13.
- [11] 黄群慧, 倪红福. 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水平提升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0, 224(05):11-21.
- [12] 姜江. 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思考[J]. *经济纵横*, 2022(02):35-41.
- [13] 王莉.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对策[J]. *经济纵横*, 2005(10):10-13.
- [14] 左敏. 国家审计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J]. *审计研究*, 2011, 162(04):8-13.
- [15] 汪彬, 阳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功能定位、风险及应对[J]. *社会科学*, 2022, 497(01):73-81.
- [16] 姜江, 白京羽. “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 2020(1):8-13.

作者简介:

李露(2000.05—),女,汉族,四川遂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审计。